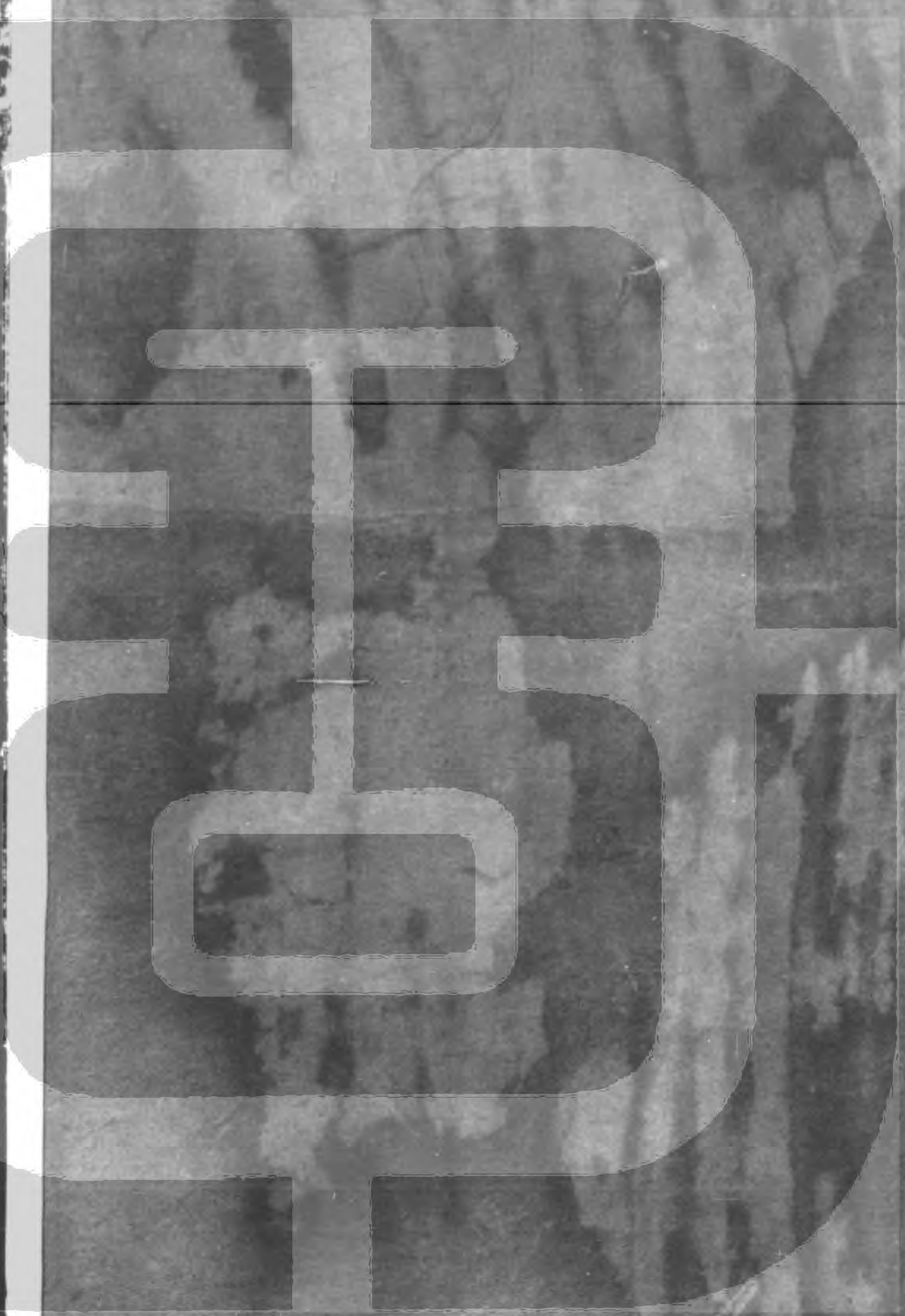


楊文靖公集九

雜著
祭文

哀辭
狀述

誌
銘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七

雜著

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于田貫于一

言默戒

鄰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鷄旦而不鳴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鳴其不祥柰何予告之曰夫鷄鳥能為不祥於人歟其自為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為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

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賴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又思曰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是取禍也故書之以為言默戒

勸學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雜說

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黃門謂蘭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予以謂相如奉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也特畏其威彊耳古人以小事大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去之况於一璧乎此知事大畏天者之所為也當其持璧睨柱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也而欲徼倖於不死難矣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不一二年卒有覆軍陷城

之既雖完璧以歸於趙何益哉此其知不足稱也已
澠池之會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期以一
月不反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非有萬全之計
也相如為國卿相其勇略不足以重趙使秦不敢喘
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不殆哉此特曹沫之流戰國
之雄者耳而謂之以道事君固如是乎黃門以為大
臣吾亦不知其說也

哀公問社論者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
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我知其意而
亦以隱荅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夫魯之微二

桓之盛而欲去之豈易言哉而以隱語語於人為宰
我者謀人之國亦以隱荅之一失其旨則傾國亡身
之禍隨之矣而孔子亦以隱罪之此何理也夫隱語
古之滑稽者時有之而謂聖人之徒為之乎

世儒之論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熱
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熱者也是火
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
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
之所同然也故木以金剋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
相離蓋子母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

火之用息矣何熱之有哉而謂熱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益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異哉世儒之論也以為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說而漸失之而輕為之議其亦不思之過歟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則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子思因其語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夫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蘓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

鄧氏真贊

婉婉夫人夙有令儀柔靜以和室家是宜今其云亡厥聲尚懿圖形于茲以永瞻視

陳居士傳諸公跋附

陳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貲為鄉閭大姓其為人忠信愿慤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吊未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間有所之必筮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芥蒂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罷甚僚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

忘其勞考公之所為於杜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亡予尚幼未能究其所由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郊小邑無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歎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汙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已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為如何故特為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

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矍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為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于其末

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予兄孫漸得其本自餘杭來四明出以示予先生言行信于天下所以深嗟而屢歎之者雖晦于今後當顯白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為恨為寫此傳以畀其子孫使刻而藏之以歲先生論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沙縣陳瓘書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有知之宗子博士楊公中

立又為之傳以行於世所以風勸來者蓋不但一鄉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晉陵鄒浩既篆其前已因書此以見意云

昔楊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為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蓋黃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歷世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世今陳居士含德隱厚沉冥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為發其蘊以詔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於名教豈小補哉政和二年孟夏中瀚建安游酢書

予嘗愛范曄作黃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
之識者想望其人如不可及今觀中立先生傳陳
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於僻遠雖無卓然顯白于
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鄒陳二公為之書篆且跋其
後以垂不朽讀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
駕云宣和二年仲夏梁谿李綱書

張牧之子名

張氏世有清德由聖得子求名於傳講呂公原明而
名之曰清孫夫伯夷聖之清者也惟惡惡之心思與
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而去之者將免焉故其流
風之弊容德不足而至於隘今牧之得子而求名於
予請銘曰容孫蓋將以濟其世德也

致語

聳壑凌霄共喜千齡之會啣盃樂聖仍逢四事之并
玉塵交輝德星復聚恭惟

知府朝請南溟異稟宛國上才顧千里之難羈姑六
月而一息簡在二聖光于四賢行聞袞繡之歸佇有
功名之享通判大夫職分郡貳位列星躔家傳清白
之風世歷要權之任芳猷不墜威望有加相忘顛上
之清歡無愧山陰之盛集偶茲勝事敢獻鄙辭

庭下秋風颭旆旌使君爽氣逼人清功名共喜千齡
會尊酒仍逢四事并甘谷殘英留晚翠雍門餘曲有
新聲莫辭醕酌同民樂鳳詔行催上玉京

又其二

伏以跨鯨溟渤身出蓬瀛桴槎天潢道逢牛斗斯一
時之盛集螯千里以交欣恭惟

經略侍制儒席至珍英躔逸步脫跡東膠之列蚤膺
宣室之求握筆螭頭連飛鴈序俄出分於屏寄復承
代於庀時豈惟聞望之隆茲寔衣冠之盛

知府朝請天資曠達德宇宏深式慕子淵之用行庶
幾孔氏之母意思締交於大國方講好於兩君適茲
化景之長足為賢者之樂欲傳勝事用播聲詩

霽槎初泛斗牛間隱隱晶光照夜寒况是春城多樂
事果逢星節駐征鞍使藩暫屈番旆旆雲路終同接
羽翰已寫風猷傳樂府更磨琴琰一時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七

里人蕭科督刊

陳博已風燭軒樂似更樂琴瑟一和氏

事果如星噴想玉輝如翻博皆番茲亦雲龍然同遊

濟對味安卡半開劉劉晶火照外寒必長春如多樂

外景之身只為寶者之樂必軒粗率用蘇贊精

幾此力之世意思然交外大國衣鵲汝外西只說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八

哀辭 祭文

哀明道先生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于官

是月晦邸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為位慟哭於

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

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揚雄氏而止

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

足以窺聖學門墻者蓋不可一二數也况足與語道

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

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迄戰國縱橫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襍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懣精勞思深探博取可為勤矣然其支離曩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

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為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釐全體而分剖駕異端而並逐兮

駢支較乎多岐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
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勦榛棘
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
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
弗厲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縣於天兮匪予敢知
畜溟渤而載華岳兮曾有塵之弗施嘆道之難行兮
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
闢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幹天樞而自爾兮一作諒
曲任而
直推兮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
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
簡固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嗚
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哀鄒堯叟

宋有君子姓鄒名某字堯叟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
少有文名尤工辭賦比壯遊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彞
為學鐫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
曲貫各得其宗不為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為詞章
遂以名稱于時嘉祐中登進士第其蒞官雖冗職必
盡其力凡決獄聽訟鈎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
勝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

所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籍甚益歆慕之尚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不予棄進而友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生官于閩余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矣於戲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其平昔朋友共學者往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沛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不憑棺一慟弔其遺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為辭以泄其哀其辭曰有美一人衆之郭郭兮邦國之禎應時須兮純明篤實允式乎兮胸中之藏羅瓊琚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繫芳嶇兮雲帆蔽天膠沮如兮天地吸噓鼓洪爐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爾遭之末所如兮既實爾德孰云癯兮胡嗇爾壽忽聞徂兮嗟余與子阻修途兮不得憑棺弔遺孤兮飲恨于懷曷由除兮

哀郭思道

吾友思道諱某姓郭氏福唐人也先世皆隱德不仕其族系蓋莫得而詳焉思道自少時尤喜黃老之術以求衛生之經不利貨財不近聲色淡然自得視天

下之物若無足以贅其身晚頗好浮圖氏之說其與人交久而愈親與朋友言必以忠信其辭氣抗直不能與物逶迤以苟悅世俗熙寧乙卯同余游京師余綴名秋官思道失志遂同入大學今知制誥黃公見而悅之用以為直學未幾職小學教諭其純德懿行雖為當路者之所知其自處慙然亦未嘗因之馳騁以求見於世也於戲周道衰為士者不孚于名實而國論不出鄉閭州黨之間盜名竊利之人肆行機變以欺世罔上貪得忘義屈道徇物以至昏冥顛踣而不悟雖妾婦乞人之所悲羞而不受者猶將泰然矜耀以自得其辭受取舍尚何足誅哉君於是時也超然遠覽不以貧賤富貴櫻拂其志斯亦難矣其志行雖未能盡槩於古人其賢於衆人也亦遠矣余從之游且十年得其所以治身養性之實非一二也以余之所言推余所不言蓋可知也享年三十有八以疾終於京師余聞之為之悲慟不能自已故為辭以泄其哀辭曰嗟乎思道木訥而仁內行純懿幽無責於鬼明無非於人宜得其祿何顛沛於道路而終於苦賤貧宜享其壽何棄世之遽而天年不及于中身死誰葬兮暴骸骨于汴之濱魂無依兮託厲鬼以為鄰

自古聖賢兮自有顯榮富貴騰聲飛譽振耀於無垠
亦有湮淪汨沒終屈而不伸死同腐骨兮俱磨滅乎
埃塵壽夭窮通子能自達吾亦不足以傷神重以故
人之情追思感嘆不覺涕淚之沾巾

祭文

祭楚守縣君

於惟夫人伊洛右族歸嬪睢汭懿柔靜淑功施於內
隱行弗彰中外式孚允也其滅雖離和鳴禮衣編飾
大邑之封視夫之秩謂宜百季黃髮偕老天胡不相
中道而夭歸旒翩翩江流瀾瀾竟兮何之與水俱逝
酒醑既馨用祖其行薦以斯文以寓哀誠

祭思霽

嗟乎思霽命奚止於斯耶昔始同學君方妙年氣吞
青雲俊譽藹然堂堂英姿謂且壽考天胡爾畱中道
而夭競時多艱未克其志身後之嗟孀親遺穉適子
之館升子之堂追念平生顧瞻彷徨尚想音容恍兮
在傷歎與之言即之而亡有肉在俎有酒盈觴子弗
食飲予心悲傷長與子訣隔乎幽荒寓辭以奠涕落
沾裳於戲已焉曷日而忘

祭呂侍講

宋興百年世秉國鈞篤生異人惟茲世臣時逢清明
與國休戚身雖竄流心在王室伊昔師門實傳聖學
道隆德尊為時先覺嗟予晚進鼠目麀頭公不鄙予
進與之儔吾道之窮公其已矣河流混混貫以清濟
胡不慙遺以佑斯文下民其咨昊天不聞臨風一慟
心志俱摧公乎若存其知我哀

祭陳瑩中

嗚呼天生我公為時元龜精貫白日而無以自表氣
包宇宙而不容於時止或尼之非人能為嗟一跌而
不振卒困死於流離賴遺言之未泯導原委而東之
念生死之未訣悵南北之差池徒反袂以長號淚淋
浪而沾衣公乎不亡其知我悲

祭游定夫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
加乎民兮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
其音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
未即死而頭童齒豁策然孤立而誰憐嗟吾先生微
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
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之及門嗚呼悲夫宜
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

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
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祭劉器之

嗚呼我公惟德是仔秉義直行與天為徒元祐之初
聖賢相逢位冠七人為時宗工道大不容遷于南服
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時方清明仁賢彙征昊天弗吊
喪我正臣銜觴一慟匪以其私侑食以文其知我悲

祭鄒侍郎

於戲天爵之尊天宜畀之奚為於公獨厚錫之大鈞
賦物實勞以生胡及吝茲而弗與齡錫予之柄尸之

其誰杳冥茫昧理莫可推公昔在庭朝陽鳳鳴讒波
弗溺惟帝之明建中之初來自南荒人爭覩之景星
煌煌秉義不回屹如喬嶽黃陂萬頃莫能清濁至言
碩畫百未一施流離困厄天實為之公之云亡梁木
其壞世亡仁賢人將焉賴生榮死哀身誠道信公則
無憾實哀斯人嗟予與公聲氣相求話言之出其同
不謀頃來視公公疾已困匪疾之憂國事是問精貫
白日神其聽之云胡不淑而不慙遺死而可贖人百
其身旻天高高邈乎不聞道之窮矣慟非以私公乎
不忘其知我悲

祭陳五道

於戲以吾外祖之德其後未有顯者汝幼而聰穎篤行彊學年纔弱冠已策名于薦書意其大吾外氏之門者必汝也處止於此何其痛耶又使汝雙親垂白有傷子之戚孀妻稚子失所依怙何其酷耶於戲天乎理不可推其命也夫於戲哀哉

祭陳氏十五娘子

於戲吾聞汝言自謂了達生死視死如歸又言若數盡而終則忽然而往使人莫知皆以汝為戲語孰謂汝之卒踐其言暮而飲酒笑談終席不見其有微疾

罷而歸寢曾席未暖而奄然已化豈汝真能了死生厭斯世而將有所歸耶抑數盡而不得不往舍吾而逝耶於戲哀哉念汝生而聰慧長而知學經史百家雖未能盡通而皆曉其大旨吾愛汝而擇其配既得所託矣謂宜與之偕老云胡不淑中道人沒於戲哀哉汝之四女一在江西三在吾閩在江西者卒不得而訃而在吾閩者已遣人報之矣汝其知之於戲汝之面目宛若在前而不見汝之形汝之言猶在耳不聞汝之聲致此薄奠以寫哀情嗚呼痛切汝聞不聞於戲吾老矣冀汝送吾之終今返送汝使吾念之肝

肺摧裂旻天高高號呼不聞余何罪辜惟此鞠凶死
生永訣逝不可追汝尚有知其知我悲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八

十六代孫汝掇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九

狀述

先君行狀

先君諱某南劍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
為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
洞然無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
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為農家至先君
始勸其子以學熙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
形于言色其後雖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
問也及聞其後師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充然厭其

欲其恬於榮利而樂於義方如此蓋天性也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陳氏再娶廖氏六年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石龜山之陰嗚呼吾先君平生為善惟日不足不幸少不從宦學不得與當世賢士大夫游故隱行弗彰而其嗣孤某幼不肖懼終無以成親之名以昭示後世子孫乃泣而書之求銘于有道君子藏諸幽宮庶足為亡者之慰云

曾文昭公行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鄒少

康之子曲列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餘歲微不見於經傳春秋之際為莒所滅其太子巫仕魯乃去邑為魯氏巫生阜阜生皙皙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為孔門高弟曾氏遂有聞於世自是復晦而不顯又千有餘歲至宋興公之皇祖密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真宗為名臣於時薦登膺仕者代不乏人至公又以文學登進士第調台州黃巖縣主簿邵安簡公聞其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蓋有聞風重道接踵至者踏門授經無虛席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不宜淹溜一郡有

旨延和殿賜對公所陳皆上所欲聞者酬問久之殆
將更僕矣除崇文校書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
勘刪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
僕寺殿中省元豐元年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
上讀公所撰魯公行狀稱善會修仁宗英宗兩朝
正史迺以公為國史院編修官中書公筆入判太常
以親嫌罷禮官判登聞鼓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
各以臆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
於北郊蓋自公發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
詞旨精愨故異論莫能奪其議明堂配享徧及五帝
初雖不合後亦卒見施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
殿引選人上常自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
脩兩朝寶訓國史成錫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
特命進公其眷遇之厚蓋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夫
人憂居喪哀毀瘠甚年未四十鬣髮盡變服除入為
戶部郎中復還吏部遷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
為宰相士多傳時自効公獨挺然不為世變所移由
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
公充裨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

數月召試即真遷實錄脩撰賜三品服初除未拜命書會除葉康直直龍圖閣知秦州公即上疏論康直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陝西隨軍失亡為多先帝常命械繫欲誅之康直諂事李憲李賴以免其人可知矣正當黜退以章先帝之明豈可更加獎擢執政訝不先白言者承望協力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人曰善人不見容則純仁輩不可居此矣諸公知公議所與咸為之言章請外五上不聽乃出視事門下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祿所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餘件簾中怒甚以為輔臣奏劾臣僚當公行具章疏明論曲直既無明文何異讒毀黜知登州公不草制兩上章論之曰維執政為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體雖繫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臣參與國論或否人物不必一切須形文字願所言當與不當行之心服與不服耳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為無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為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為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

人行下事雖不後士論韙之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
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
足為重輕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一
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
何異愛腹心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覲直龍圖閣
三省議更科舉公獨建議以謂三代兩漢人材之盛
風俗之美后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
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脩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
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
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
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
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
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
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
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數非古制者一切罷
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
經術悖行義人人薦於自脩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
未之有也太皇太后受冊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
故事當御文德殿奏䟽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
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冊人使朝見亦止御崇

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寧太皇太后
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
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
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仁殿仁宗
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
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義受冊
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后克已復禮謙恭抑損之盛
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
建議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
班次並用天聖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時降朝旨不
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有司之議乃引九年會慶殿
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
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
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
疏入從之公之畫規太母之聽言前古靡儷焉非主
聖臣直寧有是夫皇太妃親屬有常城縣民候僮者
負官錢內批特與寬展納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
至微未恐不足以上煩詔旨以啓侍門又言近日頗
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以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
至正之德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煩瀆聖聽杜漸

防微宜自今日仍錄仁宗戒敕內降八條以進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奉使契丹回道過雄瀛二州百姓各經國信使副陳述役法不便事公言臣於役法本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憚增改歸於便民而後已昔在熙寧中更定役法臣兄布實與其事臣今言之不為無嫌但承乏從官將出使親見二州之民有所陳述不敢顧避隱默為自全計也又言臣以使事還至河北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回河東流復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無可回之理但當閉塞支流縱之北去正是行其所無事

卿材當畫八事聞於朝簡易明白俾有可採乞下水官及河北監司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孰為得失具奏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庶使論議早定繼聞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臆決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今相度孫村口有無未及利害如孫村口不可修即於不近界河踏逐一處則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於廟堂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從數十官吏銜命而出不知果何為也及二近臣還奏如卿材說遂出孝先知曹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九
州徙景先陝西路公力疏其罪執政不得已為之改
命至紹聖初時論益主東流而河回輒決公私受弊
卒如公言秦王後止襲公爵詔有司議所當立公言
諸侯有國子孫以嫡相承禮也况承亮先朝所立傳
國再世可復議移奪乎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請
罷春宴執政難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蕃方作
民食未克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
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渠迎和氣冀日有旨罷
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
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論議多是與二公合異
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
交章以為謗訕請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
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
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
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
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侍制知潁州明年徙齊州未
至改陳州在潁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物貨入至
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丈溝踈陳蔡積水潁人素以
為患公距其議使者以語誅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
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越明年移

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守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車銜尾結輒而至平時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徃來之譽吾不為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為多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下七年秋還朝守尚書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屬不報乃拜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聖初徙知瀛州充高陽關路安撫使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口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嘗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為立政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時引虞世南等聚于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咨詢無倦或至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觀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謀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之中親近褻狎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是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錄譏訕為罪初實錄成公與陸佃林希以嘗在屬例轉一官公奏

臣不逮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辭不許至是希為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恥自陳以覲幸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銜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仍削佃職除公集賢殿修撰守滁歲滿除知秦州又二年徙海州元符三年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先帝在宮中嘗稱魯某可用魯公為樞密實與聞之先帝謂神宗也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

為後世法願陛下迹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抵牾有一切置之不以為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改公所撰孔平仲復官制詞著平仲譏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辨因以擠之公錄二詞白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俱當

明著聖恩敘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
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為不稱職即乞罷中書舍
人職事以允公議上察其非罪從令赴省供職及對
慰諭久之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敘或復舊職典方
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游魂枯骸未蒙聖澤
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
寮昨已死被追貶或貶死未經叙復者還其所奪官
職及本蒙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
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發錮之人均被恩施
皆見納用由是上恩溥及存沒矣累遷朝請大夫權

翰林學士知制誥又數月無侍讀上嘗從容謂公曰
卿學術在廷無過之者非玉堂之上不可以處卿公
頓首謝因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
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
史官掇其大者別為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
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
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
鑑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紬繹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
之座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於盛德有
補萬一又言伏覩詔書知州軍辭見與文臣帶一路

兵鈐及監司職任者並須上殿指揮皆罷而不見愚
竊所未諭也今陛下初即尊位方當厲精為治日接
群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竊恐
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
而為一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
所以崇德美興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月
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
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中書舍人
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墮壞官制有損治體諫官
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譴公適館伴虜使事畢
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瓘昨日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
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踈遠小臣
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
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
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
瓘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
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昔東漢明德
馬皇后常謂章帝曰吾但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章帝
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
之史冊為後世法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游

心物外歷英宗禋宗兩朝功隆德盛稱美至今公所以處上母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縷載也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職其犯顏嬰鋒率此類也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於太廟殿增一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國朝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為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七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為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諫見紕時議者又言上帝為哲宗服期後兄弟之服公在邇

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丁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為堯喪三季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娶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魯公稱上命俞公推此意為詔明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魯公遠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叙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

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第
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
滿盈為懼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
許避親嫌故事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即位首召
用卿豈可遽求出也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
兼集禧觀公事修撰哲宗實錄仍侍讀如故懇辭逾
月不受命請郡益確上封還乞外奏迺出稱謝然猶
申前請上固彊之故退而奏詔朝廷更茶法內侍閹
守勲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為是時守勲方用事
勢傾中外非守義弗渝無敢忤其意也元年太史復

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言今連年日蝕皆在正
月歲旦之夕赤氣亘天變不虛生必有所以因陳天
人精禋之說至誠懇激言發涕下退力請外得知陳
州徙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奏西事素
非所習且臣兄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
辭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遺愛未遠是行稚
耄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公再來歡動城邑徙知揚
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
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
貶言者繼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

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廼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濼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手詔左遷官例許內徙移公台州魯公亦自衡徙舒會于途中未及徙所又例還爵秩授公散郎與魯公還居潤州里第戴白相從人所歆慕歲餘二公同時寢疾公處命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歿必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累勲上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八寶恩追復朝請卽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殿修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睥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卽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其為盛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踈戚之間不為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

撫其華雕繪組織為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
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為已任出藩于外
則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
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地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
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為不足道故畧而不載
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讐校終老不
倦窮探博取無所遺忘雖虜中山川道里遠近夷險
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委曲皆大驚服及自胸山
還朝某宮某送伴虜使使者語某曰昨朝會日執某
事者非曾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為夷狄欽慕如
此家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振乏為急由布
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少異歿之日陳
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器用敝惡闔門千指無所歸聞
其風者雖庸夫賤隸皆歎息為之泣下諸孤卜以二
年十一月葬公于南豐縣世賢鄉梅潭之原遵治命
也曾祖諱仁旺累贈太師沂國公曾祖妣陳氏楚國
太夫人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
國公祖妣黃氏趙國太夫人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
太師魯國公妣周氏周國太夫人吳氏吳國太夫人
朱氏魯國太夫人娶強氏累封和義郡君尚書祠部

即中二司戶部判官諱至之女也有賢行能宦家有
子八人長曰緄通直即知揚州天長縣丞事次曰緄
承事即監太平州蕪湖縣酒稅務絢宣義即監兗州
東嶽廟統將仕即監應天府柘城縣稅務絳將仕即
監睦州酒稅務緯承務即權知泗州招信縣丞事續
纁舉進士女四人長適宣德郎王律次適宣義郎劉
侔二尚幼孫男二十人悰恪懋悅懷悟悌恂慎怡
恢怡惓惓懋恢懋懋懋孫女六人公以文學擅名自
結主知朝廷每脩一書必以公為選首自仁宗至哲
宗四朝大典公悉與焉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奏議十二卷邇英殿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
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尚書講議八卷曾氏
譜圖一卷公歿逾二十年今天子即位盡還元祐貶
死人官職復公龍圖閣學士紹興二年賜諡文昭公
又在論思之職叅訂國論獻替為多兵火之餘朝廷
載籍焚滅殆盡雖至言顯行著在天下然日月逝矣
恐浸久或失其傳故掇其大節而詳著之以備異日
史氏採錄焉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九

里人嚴鑰嚴鑄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

誌銘一

楊母朱氏墓誌

楊母朱氏世家延平居士諱某之女楊父先娶蕭氏
夫人乃繼室也夫人之歸曾大父已沒獨曾大母猶
存其為人嚴憚不妄戲笑躬以勤儉畜子孫有節專
靜而無嗜好人莫測其欲以故左右給使鮮有中其
意者夫人事之常得其歡心治家事中外輯睦配楊
父無違德其歲時奉祀割牲省器必親臨之未嘗委
諸婦終其身不懈生子二人二婦皆少亡諸孫幼失

所恃夫人朝夕撫養必知其燠寒疾痛綴完緝散悉躬為之比其成人教以義方故諸孫卒得所恃為成人夫人之力也其天資柔靜婉淑事無小大喜怒未嘗見於色居常好善唯恐有弗及故卒受天祉以康寧壽考終其身遠諸孫有婦猶執女功不替諸子孫或止之曰為母而年八十亦可以已矣雖不躬為之其憂無人乎何自苦如是耶夫人後容言曰為婦而執女功乃其常也汝何異哉且吾雖老矣使吾明衰而視昏則雖欲彊為可得乎吾之所以不已者第吾力之所能勝耳汝何怪耶其後子孫雖屢止之其志終不可奪也楊父諱明有子五人曰某曰某夫人之出也孫男六人曰助曰夢曰時曰度曰州僕曰二僕曾孫三人曰迪曰迥曰適女二人皆幼享年八十有三熙寧十年某月某日以疾終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白土之原其仲孫時為之表而告其子孫曰而子而孫實繁其夥誰其育之王母是妥迨其成人棄汝而歸寸草有心孰報春暉日往不復形終此壑刻石墓左以示來裔

張氏墓誌銘

殿直楊君一日詣予而告曰安持之皇祖考有高世

之行得無生忍法於善知識者其事有禮部侍郎李
公常朝奉郎劉公誼之銘文可考不誣也二公皆當
時顯人而一言之出足以信後世則雖沒不朽矣獨
念吾母氏之賢配先君無違德而其沒也不克銘以
葬使閨門隱行湮滅而無聞將無以昭示後世子孫
用是為大懼欲以銘累公不識可乎予得二公銘文
讀之竊歎楊氏世為江西右族賞累鉅萬而其父子
不以一毫入其胸次飯蔬飲水與遺世絕俗之士游
卒能坐亡立逝無怛於死生之變則其所養可知矣
而夫人事其舅以為賢婦配其夫以為賢室是宜銘
乃叙而銘之使歸而揭之墓上夫人姓張氏南康軍
建昌人居士諱某之室也曾祖諱某父諱某皆隱德
不仕夫人資靜淑尤謹於事佛樂善好施姻族內外
貧窶者必歸焉元祐戊辰六月二十四日以疾終于
家越明年正月二十日塋于洪源之南享年四十有二
生男八人女四人長曰安道安世安止安行安時
皆業儒曰正真為浮屠氏曰安持紹聖中以材武得
官今為左班殿直監杭州餘杭縣浣坎鎮乃其次子
也銘曰蠢茲世人徇物喪已驕吝日滋富不期侈於
惟楊氏已物兩亡家累萬金視猶糝糠允矣夫人其

德克配刻銘墓傍以詔來裔

蔡奉議墓誌銘

安禮既沒之明年其族兄某以其弟亢踵門而告曰
先兄疾大漸顧而謂亢曰吾不幸至於不諱宜以銘
屬公今塋有期敢以請予曰吾於安禮有平生之舊
朋友之恩非一朝燕游好也自幼學以至成人十餘
年間出處語默無一不同者而以銘屬予予雖不能
文其何可辭乃叙其世族歷官行事始終之大節而
銘之曰君姓蔡諱元方安禮其字也南劍州將樂人
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君世富嘗諸父皆浮侈妄
費殆盡獨君之皇考能自力不計有無資君以學君
亦感激奮勵焚膏繼晷不少懈窮探博取發為辭章
卒以名聞于時熙寧九年同進士出身主饒州鄱陽
簿移福州懷安惠州博羅縣令因薦改宣德郎知建
昌軍南豐縣以年勞改奉議郎紹聖四年某月某日
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四君為人果毅明達與朋友
信不詭合而妄隨遇事立斷不可回撓初為懷安代
有日會更役法君親為按籍一日而差畢吏不得搖
手為姦利用以為怨君去旁邑吏舞籍為隱漏以賊
敗陷重辟無一免者吏始相慶德君曰微令嚴而明

吾屬無類矣異時君過境上故吏逆君拜庭下以是為謝其在南豐歲遭大飢流亡孳踣者相枕籍君為法賑之賴以全活者不可勝紀君之為政彊敏與民為條約而不可犯然簡節而踈目明亦易避也其破姦剔蠹必鋤盡根穴乃止故所至有風績吏畏其威而民安樂之也某年某月某日塋于卞山之麓君娶鄭氏生女再娶黃氏無男以其弟之子某為後昔君每以書抵予未嘗不以是為憂今其已矣悲夫銘曰謂天爾嗇兮胡德之純謂天爾厚兮後胡不蕃憑大靈兮騎雲歎天閼而上訴兮邀乎不聞惟有德為不

朽兮長存後歆有考兮視此銘文

俞氏墓誌銘

夫人俞氏予伯父諱某之繼室也曾祖諱英祖諱懷選父諱守瓊世為南劔州人自皇考而上隱德不仕以貲傑其鄉子弟始皆業儒為名進士夫人端靜嚴飭不妄笑語雖遇子弟未嘗有戲慢之色治家勤約有節中饋之事必身親之至老不懈初伯父亡子尚幼夫人以孀稚自營攻苦食淡仰取俛拾卒克有家子孫賴之不墜先業元符三年十有一月甲戌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二伯父有子五人其二夫人出也曰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由
晒曰允蹈崇寧元年九月丙申葬于龜山之陰始夫
人疾革子方以漕檄竊食清流北歸省之床下已不
能言猶頷之若有囑予者嗚呼意欲何言耶於其葬
乃泣而銘之銘曰陰靜而蓄茲理之常無非無儀婦
德乃光淵哉夫人展也其臧刻銘幽宮以示不忘

游執中墓誌銘

昔吾為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
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願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
矣建中之初余被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游聽
其言稽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
辭溢也於是相與為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
既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
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
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
德不耀先生資質孝愛慈角已知彊學砥礪竭力以養
其親家乏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
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特操既壯
學益富行益修鄉里旁郡見者悚服聞者悅而信之
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書為宗以
誠意為主以閑邪寡慾為入德之途常以晝驗之妻

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
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委曲周盡不啻如在已其教人
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鐫諭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
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為愛已也
亦或以忠誨成懟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我無
負人蓋直道不苟自其信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
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
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
業晚徇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
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即汝舟之

女配于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先生十
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
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婺守義不改適
皆其醞籍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
衝之原先生貌溫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灰而堅挺
之姿睥然可見不問知其為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
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
侈大之非徒雕龍炙輶而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躡
其樊者也冥行之徒猶摘埴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
其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

二致士於斯時欲肄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
無其友而技辭曼說亂經矣先生德足以私淑諸人
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如先生
也不幸老死於窮閭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
也銘曰於戲先生珪璋之珍韞質不耀器藏于身多
文之富曷云其癯學無欲清惟道之腹以此易彼孰
云不臧人難弗堪潛德愈光歷衝之原望之筆如遺
風若存百世不渝

鄒堯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堯叟姓鄒氏其先出于魯國之邾唐季
之亂避地閩中故今為邵武軍泰寧人曾祖某祖某
父某皆不仕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詞賦比壯游四
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藝為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
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為文章
遂以名聞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叅
軍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劔浦縣主簿監建州買
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
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官舍之正
寢享年五十有八先生為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
見其喜愠貌溫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

初在淮陽卒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
決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欲逐前議先生不受令守
益怒先生以為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
蹙之其蒞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
決獄聽訟鈞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煩
先生處之裕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
所造者遠矣先生既沒子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十
五日始克塋于常州宜興縣善奉鄉橫山村黃宗塢
之原娶劉氏先生彛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某曰某鳴
呼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一時朋游共學者
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仆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
窮死噫命矣其尚誰尤故敘而銘之銘曰有美斯人
君子儒兮純明薦實允式孚兮胸中之藏羅瓊瑤兮
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繫荒嶠兮雲帆蔽天
膠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魯草圖兮
自爾遭之人莫如兮既厚爾德孰云癯兮黃宗之原
安此居兮鏤石紀辭永不渝兮

吳國華墓誌銘

延平據閩之要津號稱多士而以學行著聞鄉閭者
吳氏有三人焉曰某字及之曰某字李明而審律先

生其一也當嘉祐治平之間士方以聲律偶儷之文
爭名於時而三人者獨相與切磋以窮經學古為務
不事科舉退老于家若將終身焉其能自拔賢於流
俗遠矣其後季明以經行被召不赴授某官而審律
先生晚亦出仕獨及之卒於布衣予視三人者為前
輩而少得從審律游最厚先生不予鄙進而反之今
其亡也以銘屬予何可辭乃序焉銘之先生諱儗字
國華世為延平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歷任某
官先生為人剛毅篤實洞見城府而善善惡惡無所
容貸其事親以孝顯交朋友以信義著自少篤志彊
學之益不懈六經百代之書蓋無所不究窮探博取
自信不疑尤深於詩易皆有成說晚益玩心於象數
音律之學自為一家有文集若干卷崇寧五年詔求
天下遺逸部使者以先生應詔辭不就已而散迫之
乃乘驛就道今相太師公見而說之授將仕郎太晟
府審驗音律未幾府罷先生亦浩然而歸不復出矣
大觀元季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若干某月某
日葬于某所先生娶陳氏某人之女無子有女三人
長適某次某皆先卒次適某官楊某嗚呼吾聞有德
者必有後而先生乃無子以奉其祀是尤可哀也已

故為銘詩以慰諸幽銘曰人孰無宗世久則遷惟德與名萬世之傳德名之乎先生有之不亡者存夫又何悲

吳子正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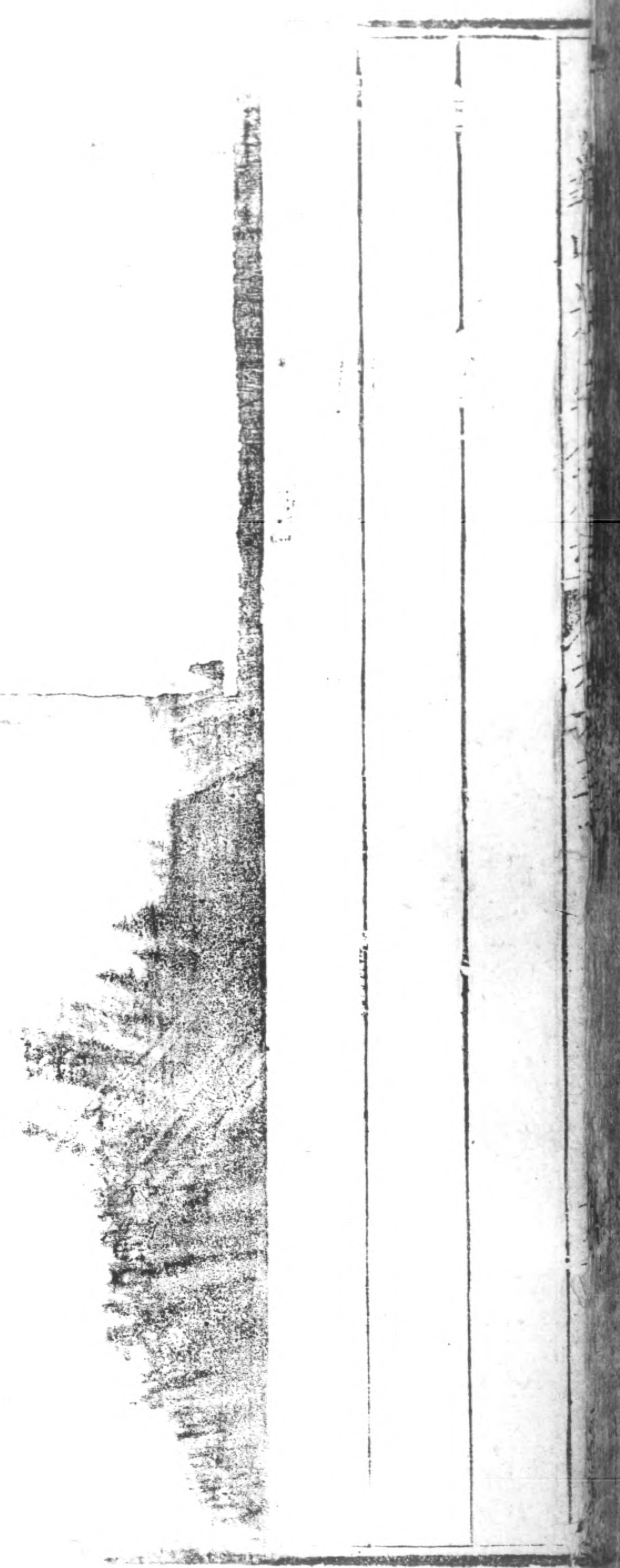
君諱思字子正姓吳氏邵武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累贈宣德郎母朱氏封蓬萊福昌二縣太君君之皇考以上世有隱德至君始以進士起家中元豐三年第授蘄州黃梅縣尉再調處州右司理參軍俗獷悍喜訟聞吏明習法令挾以為姦故獄事視他郡為難治君敏達疆濟吏不能欺事至迎刃輒解無留獄會昌民有誣告毒死者縣獄具君為直其寃得不死者五人令狼愎訟君不已彌年不敢決其後更二獄卒如君所直也君之全活五人法當遷秩任事者不以聞而君亦置不問也曰吾為理官獄求生蘄盡吾職而已無他覲也聞者以君為長者就移和州防禦推官知吉州吉水縣有老父舞智玩法為邑巨蠹君得其狀繫治之吏窮迫欲以事污君緩其獄闕君之亡謬為家問置金其中囑小吏內之君夫人黃氏得書覺重疑之却不受君適自外至發書得金詰其所自為誣者情得咸伏其辜故縉紳皆知黃氏之

賢而益竒君繩家有法也用是當路交薦之改宣義
卽知池州建德縣君始至大興學校勸農桑教民力
本歲餘邑大治迄去獄無繫囚民到于今頌之以年
勞改宣德卽上卽位覃恩遷奉議卽賜緋衣銀魚辟
福建路轉運司管勾文字明年丁太夫人憂服除監
江州廣臨監會更錢法日夜鳩工赴期會旁視若不
可堪而君獨裕如也未幾以課最聞再遷承議卽還
闕除監大觀庫遂以疾卒于京師大觀元年某月某
日也享年五十三君娶黃氏左中散大夫某之女封
壽安縣君有賢行配君無違德男一人曰偉明擢宗

寧五年進士第秀州崇德縣尉女二人長適某次適
某君為人樂易不事表襮居家奉親無違兄亡事寡
嫂盡敬畜其孤如己子家素貧清約自克而調卹族
黨無吝色內外姻睦人無間言初與侍御鄒公某管
城尉游君某友善二人皆蚤世君教育其子恤其家
卒克有立古之朋友視兄弟斯道廢義矣觀公所為
足以激頹俗也性嗜學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蓋無
所不讀下逮山經地志陰陽卜筮星曆之書浮屠道
家之說亦無所不究旁穿曲貫各得其宗為文長於
論議尤工於詩辭義清遠有作者風氣蒞官臨政務

近民不為進趨計明達吏治所至有稱士論每以用
不極其材為恨而君處筦庫恬然也其自守不回蓋
如此有文集五十卷契丹西夏錄十卷藏于家疾且
革為治命數百言惟以孝弟詔其子孫不及其他并
守死善道何以有此君既沒之明年其子奉君之柩
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所道過錢塘以尚
書戶部黃公之狀來乞銘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
宜得銘以葬予雖不能銘羨不得辭乃論次其平生
歷官行治之大節而銘之銘曰允矣吳侯獵德在躬
闕弗大施而卒于窮其施惟何二邑之思澤卑不流
迺止于茲其存不朽有擘其文銘昭于幽以詔後人

116



程